

《乌古斯传》的女性主义解读

岳燕云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乌古斯传》是维吾尔族与突厥语诸民族著名的英雄史诗,也是古代维吾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该史诗进行解读,分别从史诗的叙述视角、矛盾叙事中揭示女神背后隐含的男权观念。

关键词:乌古斯传;女性主义;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4—0039—03

“乌古斯”是古代著名突厥部族,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突厥汗国时的碑铭文献中,一般写作“九姓乌古斯”。乌古斯部落是构成突厥汗国和稍后的回纥汗国的主要部落。十三、十四世纪时的波斯、阿拉伯文书中说,西部突厥人的始祖乌古斯可汗和他的叔父们、兄弟们、侄子们等发生战争,其中有的协助他,有的抵抗他。战争胜利后,乌古斯汗赐名协助他的部落为“维吾尔(Uyghur)”,Uyghur在突厥语里是联合、协助之意,也是“归依者”之意。

《乌古斯传》的情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乌古斯奇特的出生和青年时的勇敢、智慧。一天,阿依汗(乌古斯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孩子,他长相奇特,全身长满了密密的毛,有着狼一样的腰、熊一样的胸、公牛般的腿,这个男孩就是乌古斯汗(又叫乌古斯、乌古斯可汗)。他有着超强的本领,天天骑马、打猎。长到青年时,在他生活的地方,一座大森林里出现了一头大独角兽,它吃掉了许多人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乌古斯想猎获它。他先用被他猎获的鹿和熊作诱饵来引独角兽出现,然后用矛刺死了它。

史诗的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汗的婚姻经历。一天,乌古斯汗在祈祷上天,这时从天上降下来一道蓝光,蓝光里坐着一位姑娘,她非常漂亮,额上有颗亮晶晶的痣,像北极星一样。乌古斯一见便喜欢上了她,于是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不久为乌古斯可汗一胎生了三个男孩,这是乌古斯的第一位妻子。又有一天,乌古斯汗外出狩猎,发现前方湖水中

的树洞里坐着一个姑娘,她的眼睛比蓝天还蓝,头发好似流水,牙齿好比珍珠。乌古斯一见便喜欢上了她,于是就与她结婚。婚后不久又为乌古斯汗一胎生下三个男孩,这是乌古斯汗的第二位妻子。

史诗的第三部分是乌古斯汗的征战过程。乌古斯汗率领部族四处征战,征服了周边各部落,最后把他的权力和国土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

女性,她作为人类两性中不可或缺的一极,曾创造了人类远古的文明,被奉为女神。可随着父系社会的到来,她们从众人仰慕的神位跌落到了深渊。这种转换过程是世界上大多数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曾经历过的。维吾尔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当然也没有跃过这一历史的发展规律,从神话《公牛顶地球》^①中“女天神创世”的赞颂到《福乐智慧》中“女人会给男人带来不幸”^[1](P172)]观念的形成,反映了女性地位的跌落。那么这一跌落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作为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又称《乌古斯可汗传》、《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是否也展现了女性地位跌落的现实呢?本文就以史诗中出现的三位女性——乌古斯汗的母亲阿依汗及他的两位妻子为研究对象,对史诗作女性主义角度的解读。

史诗以男性作为叙述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阐述的角度。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传统的叙事作品主要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它的特征是没有视角限制,叙述者像无所不知的上帝,随意操纵

收稿日期:2009-05-21

作者简介:岳燕云(1981—),女,山西大同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读研究生。

情节的发展,所以又称无焦点叙述。《乌古斯传》的叙述也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叙述者似乎放弃了第三人称无所不在的自由,把叙事的焦点落在了乌古斯汗等男性的身上,全诗除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说、所做之外,主要着力描写乌古斯的英雄行为。史诗呈现给我们的简直就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性在史诗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所以史诗实际上是从男性的角度观察和构建情节内容的。

首先,史诗写的是以乌古斯汗为中心的一群男人的故事。在第一部分,乌古斯汗的母亲生下英雄后便退出了史诗舞台,她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完成生育的目的,之后英雄奇特的成长过程就与这位母亲没有关系了。史诗的第二部分主要写乌古斯汗的成婚过程。这一部分出现了史诗中两位重要的女性——乌古斯汗的两位妻子,这两位妻子都非普通女子,一个是天上降下来的,一个是树生的。但史诗依然是从乌古斯汗的角度观察和阐释故事内容的。如,都是乌古斯汗发现了她们,觉得她们非常美丽,爱上了她们,于是生活在了一起。其中没有从女性的视角对乌古斯汗作出点滴评价,也就是说,她们的故事是依附于乌古斯汗的故事的,她们只是与英雄故事有关的一个配角。史诗的第三部分主要叙述乌古斯汗的征战故事。这一部分全部是战场上英雄们的结盟、战争以及乌古斯汗手下各种人才发挥作用的内容,女性形象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男性是推动史诗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乌古斯传》的每一个重要的情节转换处,都是由男性推动其发展的。如成功猎杀独角兽的是乌古斯汗个人。如果没有猎杀独角兽,乌古斯也就不会成为人们敬仰的英雄,也不会为他后来成为可汗奠定基础。在婚姻的发展过程中,英雄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在英雄发现两位妻子之前,她们似乎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在第三部分的征战描写中,乌古斯汗在途中遇到的每一次困难都是由男性出面解决并推动情节发展的。

再次,全诗没有录制女性的声音。《乌古斯传》中虽有女性的出场,但史诗中对女性的处境和生存状态没有通过言语让她们说出自己的心声。全诗只能听到乌古斯汗和他的大臣们等男性的话语,这说明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权是属于男性的。

如果我们把《乌古斯传》与《玛纳斯》、《伊利亚特》进行比较,同是在男性话语的统治下,我们会发现《乌古斯传》的女性既没有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或反抗,或嫉妒行为,也失去了《玛纳斯》中女性在关键时刻挽救男性的能力。所以,《乌古斯传》的叙述者是以纯粹的男性视角来叙述史诗的。

矛盾叙事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男权

矛盾叙述就是在叙事作品中出现情节或内容前后不一致的叙事现象。《乌古斯传》中的矛盾叙事表现在:

(一) 史诗中出现的三位女性均为“女神”

《乌古斯传》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是乌古斯可汗的母亲——阿依汗,“阿依”在突厥语中是月亮的意思,可见,英雄的母亲当时是被奉为月亮女神的。英雄的第一位妻子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神,史诗中这样描述她的降临:“有一天,乌古斯可汗正在祈祷上天,/这时,夜幕降临了。/忽然,从天上降下一道蓝光,/这光比太阳还光灿,比月亮还明亮。/乌古斯可汗走近一看,/蓝光中有一位少女,独自坐着。”^[12]这个姑娘就是英雄的第一位妻子,而且她具有超凡的神性,史诗中这样描写:“倘若她要笑的话,/蓝天也要笑;/倘若她要哭的话,/蓝天也要哭。”

可见,她是蓝天的一部分,亦即天神。上天(腾格勒)是突厥语诸民族古代萨满教信仰中的至高无上的天神。“腾格勒”一词源于公元前3世纪匈奴语,即“苍天”、“上天”之意。信仰萨满教的古突厥语民族把“腾格勒”视为“神祇之统称”、“天之主宰”。“《汉书·匈奴传》中记载:‘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曰撑犁,谓子为孤涂。’此乃 tægri 一字见于阿尔泰语系各族群徽号之最早者。回纥时代诸可汗徽号每人皆有此字。”^{[3](P48)}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这样注释“腾格勒”:“异教徒称蓝天为腾格勒。”这位妻子来自天上,当然就是天神。

英雄的第二位妻子来自树洞,史诗中这样描写:“又有一天,乌古斯可汗出外狩猎,/看到前方湖水中间有一棵树,/树窟窿中有位少女独自坐着。”树也是古代维吾尔人崇拜的对象,如回鹘可汗被认为是从神树诞生的。据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多桑所著《蒙古史》、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引证:维吾尔人祖先居住的土拉河与色楞格河交汇的地方,并排长着两棵大树。一天,树中间冒出一个土丘,一道亮光从天而降,照在土丘上。从此,土丘慢慢长大了。当维吾尔人怀着敬畏虔诚的心情走近时,听到一种像唱歌一样美妙悦耳的声音,而且总有一道天光照在土丘周围。后来,土丘裂开了,中间有5个帐篷似的内室,每间室内都坐着一个孩子,部落首领们以为他们是神,都来顶礼膜拜^{[3](P44-45)}。这则故事透露了维吾尔人对大树的崇拜,乌古斯可汗的第二位妻子就是从人们敬仰的树中生出来的,那么她应该也是一位神。

(二) 史诗中的女性均是没有话语权力的“生育”工具

史诗中的三位女性被敬为神,可她们的命运却与神性相距甚远。首先,她们在史诗中都没有话语权力。英雄的母亲生下了伟大的英雄,史诗却没有让她留下只言片语。英雄的两位妻子在与他的婚姻问题上也自始至终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便与他结婚了。史诗中这样叙述了英雄的两次婚姻:“乌古斯可汗看到她时,/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于是就娶了她,一起生活。”很明显,是少女的美貌打动了英雄。他喜欢上了她,这只是英雄本人的想法,两位少女只不过是“没有婚姻话语权的‘哑人’”。其次,她们都只是“生育的工具”,英雄的母亲和英雄的两位妻子都是在完成生育任务后,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史诗舞台。

(三) 三位“女神”生育的均是男孩儿

乌古斯汗的两位妻子为可汗生育了六个儿子,而且乌古斯汗在第二个妻子生下三个男孩儿之后大摆筵席以示庆祝。三位“女神”所生均为男孩儿的情节模式,应该是对女性“女神”地位最好的反拨,说明在史诗的产生和流传的时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女性崇高的地位已经让位于男性。

从“女神”到“没有话语权的生育工具”,再到“生育尽是男孩儿并引以为荣”的矛盾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女神”其实是史诗为女性披上的一件华丽的外衣,她们只有“女神”之名,却无女神之实。所以,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为女性罩上“女神”之光环的根本目的是为英雄添彩。第二,两位妻子在本质上只是没有情感、不会表达的“物”。

从史诗对女性名为抬高实际轻视的矛盾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已成了男性的附属,一个任由所需摆布的工具。

结语

由于《乌古斯传》在篇幅上与《荷马史诗》、《玛纳斯》等无法相比,因此有人认为它仅是一部英雄叙事诗。对此郎樱在《〈玛纳斯〉论析》中说:“十五世纪抄写,约于十三世纪书面定型化的古代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篇幅虽然不长,情节也比较单纯,但是它已具备了英雄史诗的特征。现在的《乌

古斯传》抄本可视为史诗基本定型化的典型。”^{[4](P27)}既然它是一部史诗,那么它所反映出的观念也必然带有时代的普遍性。

我们通过对《乌古斯传》女性主义的解读,可以得知乌古斯可汗时代的维吾尔族先民女性的地位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已居于男性之下,即女性的个体生命价值完全由男性的需要与否来衡量。

时代已经过去很久远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从史诗中发现女性地位的卑微,并不是欲对英雄的本色提出疑义,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回顾突厥语诸民族女性地位的变迁,恰从反面证明了《乌古斯传》的价值。因为从文学理论角度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对社会普遍生活的典型性反映,我们能从《乌古斯传》中挖掘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证明《乌古斯传》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内涵丰富的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注释:

① 维吾尔及古突厥语民族的创世神话。

参考文献:

- [1]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福乐智慧[M]. 郝关中, 张宏超, 刘宾, 译. 乌鲁木齐: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2] 耿世民. 乌古斯可汗传的传说[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以下有关史诗的引文均摘自此书.
- [3]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 维吾尔文学史[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8.
- [4] 郎樱. 玛纳斯论析[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 [5] 禹燕. 女性人类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 [6] 胡亚敏. 叙事学[M]. 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7] 冯家昇, 程溯洛, 穆广文.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 [8] 刘志霄. 维吾尔族简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栏目主持: 赖洪波】

【责任校对: 沙彦奋】

An Analysis of Wu Gu Si Margin According to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YUE Yan-yun

(Literary Colleg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Xinjiang 835000)

Abstract: Wu Gu Si Margin is a famous epic in Uyghur and ancient tribes of Turk. This article analyzes Wu Gu Si Margin according to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Wu Gu Si Margin; Feminism theory; Status of female